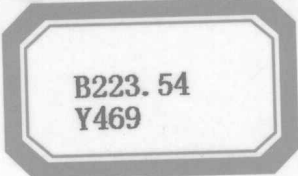


庄子



上海图书馆馆藏拂尘·旧话经典



郑州大学 *040107949753*

庄子 白话译解

叶玉麟 著



B223.54
Y469

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话译解庄子 / 叶玉麟著. --上海: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, 2011. 2
(教科文行动)
ISBN 978-7-5439-4713-9
I ①白… II ①叶… III. ①道家 ②庄子-译文 ③庄
子-研究 IV. ①B220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64224号

责任编辑: 张 树
封面设计: 许 菲

白话译解庄子

叶玉麟 著

*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
(上海市长乐路746号 邮政编码200040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江苏常熟市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40×970 1/16 印张12 字数 150 000

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439-4713-9

定价: 28.00元

<http://www.sstlp.com>

序

兴化刘融斋先生，作《艺概》，称《庄子逍遥游》篇，怒而飞一语，实能自状其文。庄氏书，自古文家多葆之。史公称其善属书离辞，指事类情，用剝剥儒墨，虽当世宿学，不能自解免也。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，所著十余万言，大抵率寓言也。自来为注者百数十家，郭象注独为最。陆氏《释》文，多存唐以前旧诂。姚姬传先生，谓《汉志庄子》五十二篇。郭象存其三十三篇，宣颖《南华经解》，退让王以下四篇于后，盖自苏子瞻皆断其为伪也。近世王益吾祭酒，《庄子集解》，号称善本。然先师马通伯《庄子故》，采辑诸家注释，尤为精审。辞絮而旨莹，视前之作者，迥乎过之。向从师治古文，好读归熙甫《评点史记》，而《庄子》尤所深嗜笃好，喜征引其文。老懒飘泊江关，未忘积习，会广益书局，请以俗语浅释老、庄、荀三子，因率儿辈，妄以陋识强解之。夫吾国文字高古，新会梁氏，尝称为世界各国冠。其神味隽永，词旨渊懿，全系虚字抑扬，在含咏吞吐间。岂里巷鄙言，所能状其超妙耶？今乃以学校诸生，偏废古文日久，致展卷多昧其辞旨。不得已，妄为语注，知不免为识者所呵也。然语录沿自宋人，儒先讲论经义，不免用里谚以存其真。学者循是以极深研几焉，姑以是为刍狗之陈可矣。书成，盖为惭忤累日夕也。甲戌九月，桐城叶玉麟。

目 录

内 篇

逍遥游	2	德充符	48
齐物论	10	大宗师	57
养生主	29	应帝王	73
人间世	34	骈拇	8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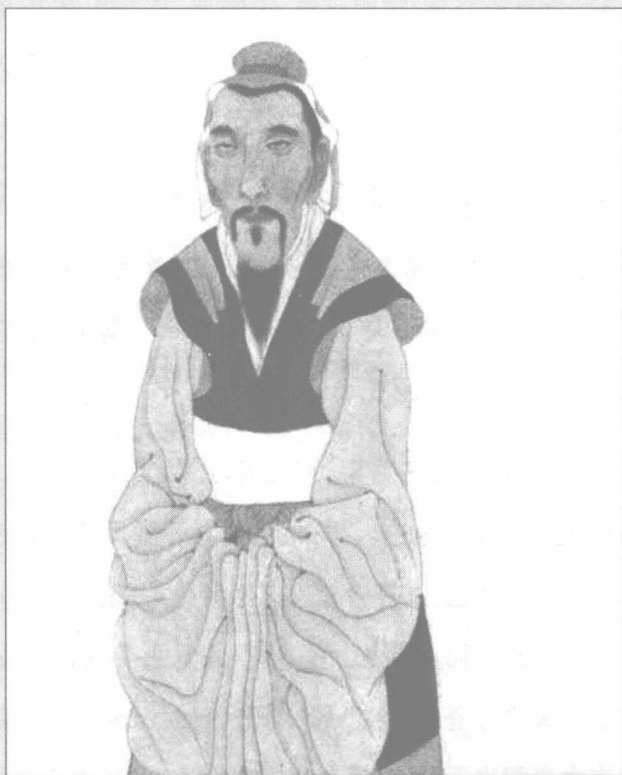
外 篇

马蹄	86	秋水	105
肱篋	90	至乐	119
刻意	97	山木	127
缮性	101	外物	139

杂 篇

寓言	150	渔父	161
说剑	156	天下	169

内篇



庄子

逍遥游

XIAO YAO YOU



王先谦说：“《逍遥游》全篇讲：逍遥自在，超脱于世物以外，任天然之理，运行无穷。” 郭嵩焘说：“《天下》篇里曾说：‘庄子论他自己的道术高深，没有穷境，上和天地的主宰同游。第一篇名《逍遥游》，乃是用空阔无边的话来比喻他自己的。’”

〔原文〕 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，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，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。是鸟也，海运则将徙于南冥；南冥者，天池也。《齐谐》者，志怪者也。《谐》之言曰：“鹏之徙于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。”野马也，尘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天之苍苍，其正色邪？其远而无所至极邪？其视下也，亦若是则已矣。且夫水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舟也无力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，则芥为之舟，置杯焉则胶，水浅而舟大也。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；故九万里，则风斯在下矣，而后乃今培风。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，而后乃今将图南。蜩

与学鸠笑之曰：“我决起而飞，抢榆枋，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。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？”适莽苍者三飡而反，腹犹果然，适百里者宿舂粮，适千里者三月聚粮；之二虫又何知？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，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灵者，以五百岁为春，五百岁为秋；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，众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？汤之问棘也是已：“穷发之北，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鱼焉，其广数千里，未有知其修者，其名为鲲。有鸟焉，其名为鹏，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云，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，绝云气，负青天，然后图南，且适南冥也。”斥鴳笑之曰：“彼且奚适也？我腾跃而上，不过数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间，此亦飞之至也，而彼且奚适也？”此小大之辩也。

故夫知效一官，行比一乡，德合一君，而徵一国者，其自视也，亦若此矣。而宋荣子犹然笑之。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非之而不加沮，定乎内外之分，辩乎荣辱之境，斯已矣。彼其于世，未数数然也；虽然，犹有未树也。夫列子御风而行，泠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后反，彼于致福者，未数数然也；此虽免乎行，犹有所待者也。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气之辩，以游无穷者，彼且恶乎待哉？故曰：“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”

尧让天下于许由，曰：“日月出矣，而燭火不息，其于光也，不亦难乎？时雨降矣，而犹浸灌，其于泽也，不亦劳乎？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而我犹尸之，吾自视缺然，请致天下。”许由曰：“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，而我犹代子，吾将为名乎？名者实之宾也，吾将为实乎？鹪鹩巢于深林，不过一枝；偃鼠饮河，不过满腹。归休乎君予，无所用天下为！庖人虽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”肩吾问于连叔曰：“吾闻言于接舆，大而无当，往而不返，吾惊怖其言，犹河汉而无极也！大有径庭，不近人情焉。”连叔曰：“其言谓何哉？”曰：“‘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



焉，肌肤若冰雪，淖约若处子；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，乘云气，御飞龙，而游乎四海之外；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疠，而年谷熟。’吾以是狂而不信也。”连叔曰：“然，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，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，岂惟形骸有聋盲哉，夫知亦有之。是其言也，犹时女也。之人也，之德也，将磅礴万物以为一，世蕲乎乱，孰弊弊焉，以天下为事？之人也，物莫之伤；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，土山焦而不热。是其尘垢秕糠，将犹陶铸尧舜者也，孰肯以物为事？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，越人断发文身，无所用之。尧治天下之民，平海内之政，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，汾水之阳，窅然丧其天下焉。”

惠子谓庄子曰：“魏王贻我大瓠之种，我树之成而实五石，以盛水浆，其坚不能自举也。剖之以为瓢，则瓠落无所容，非不呶然大也，吾为其无用而掊之。”庄子曰：“夫子固拙于用大矣！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，世世以洴澼絖为事；客闻之，请买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谋曰：‘我世世为洴澼絖，不过数金，今一朝而鬻技百金，请与之。’客得之，以说吴王。越有难，吴王使之将，冬与越人水战，大败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龟手一也，或以封，或不免于洴澼絖，则所用之异也。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虑以为大樽，而浮于江湖，而忧其瓠落无所容，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？”

惠子曰：“吾有大树，人谓之樗，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，立之涂，匠者不顾。今子之言，大而无用，众所同去也。”庄子曰：“子独不见狸狌乎？卑身而伏，以候敖者，东西跳梁，不辟高下，中于机辟，死于网罟。今夫斄牛，其大若垂天之云，此能为大矣，而不能执鼠。今子有大树，患其无用，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，广莫之野？彷徨乎无为其侧，逍遥乎寝卧其下。不夭斤斧，物无害者，无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？”

北海有条鱼，名叫鲲，鲲身体极大，不知有几千里长；忽变成一只鸟，名叫鹏，鹏身体更大，它的背不知道有几千里阔，奋力高飞，它的翅膀像天边垂下的一幅云。鹏鸟每当海动大风起时，就迁徙到南海去——南海空阔无边，不是人工造成的，所以又称做“天的池子”。《齐谐》是一本记怪的书，《齐谐》中曾有这一段：“鹏徙到南海时，因为翅膀太大，不能骤起，须就着海面，平迤而上，所以水和翅膀相击，至于三千里之远。然后鼓动它的翅膀，顺着大风，直上云霄，离地九万里。鹏鸟在南海一住约半年。”诸如春日田野中的游丝水气，天空中像尘埃充满似的积气，以及一切生物所出的气息，都是鹏鸟赖以飞腾天空的。蔚蓝的天色，就是天的本色吗？还是因为天离人远了，才现此蓝色吗？如果从上面往下看，不也是这样吗？水如果太浅了，就不能够浮起大的船来。倒一杯水在厅堂低洼的地方，那末只能浮起一茎小草来，若放一个杯子在水上，就胶住不能动了，这是因为水浅而“船”（浮起物）太大了。风的体积小了，就没有力量承托起大鸟的翅膀来，所以虽然高至九万里，下面必有大风，鹏鸟才能依赖此风力而飞。背向着青天前进，中途全无障碍，朝南飞行。蜩是一种小虫，属于蝉类；学鸠是一种小鸟。蜩和学鸠看见鹏鸟高飞，就笑它道：“我们疾飞而起，全不必等待起风。有时集在高树上，有时降落在地下，何必要高升至九万里，向南远飞呢？”殊不知：到近郊去的，早上进了食，天晚了回来，肚内还很饱；到百里以外去的，就得备隔夜的粮食；到千里以外去的，就得备三个月的粮食。这两个“虫”哪里知道呢？智力浅陋的，不能了解智力渊博的理论；寿命短促的，不能知道年代久远以后的事。何以知道如此呢？朝发晚谢的菌子，不知道一月的终始；朝生暮死的蟋蟀（一种

虫,属于蝉类),不知道四季的转变,这所谓“小年”。楚的南部有一种树,名叫“冥灵”,寿命极长,五百年对于它,只似春秋一季;上古时代有一大椿树,八千年对于它,只似春秋一季;而彭祖(古来长寿的人,曾活到八百岁)反以高寿著名,世上说起长寿的来,都以彭祖的寿为最高,岂不可叹吗?汤和棘(汤的一个贤臣)谈话,内中曾有这么一段:北极草木不生的地方,有一个大海,空阔无边,好像是天的池子,海内有条鱼,鱼的面积有几千里大,至于它的长度,那简直没有人能够知道,鱼的名字叫鲲。又有一只鸟,名叫鹏,它的背像泰山,翅膀像天边垂下的一幅云,盘着旋风,飞腾直上,达九万里。因为太高了,所以上面的云气都觉稀薄,背靠近了青天,然后朝南飞行,到南海去。小泽中的鸟看见了,笑它道:“它将要到何处去?我飞腾而上,不过几十丈高,就降落下来,在蒿草之间盘桓着,这也可算是飞的绝技了,它还有何处可飞呢?”——这就是小大的辨别。

所以才能只够做一个官,善行只够庇护一乡的人民,德望只有一个国君信任,一国国人知晓,他们的地位虽各有不同,可是自视和泽中的小鸟的自得一方,有何分别呢?宋荣子(宋国的贤人)尚笑这个,并且举世称誉,都不加勉力;举世毁谤,都不为丧气;这不过能够明白自己比外来的物论高,忘却一切的毁誉,这种人在世上已经很少见了。但是,他们只能自守,不能无所待而自行,因为他们还有至德未立。像列子驾风飞行,真轻妙极了,过了十五天才回来,得此风仙之福的,也极少有,但是虽乘风游行,免于步行,然必要乘风始能飞行,终不能无待于风。至于顺天地自然的正道,穷阴阳风雨晦明六气的极理,那末可以游于无穷之境,更无须待其他了。所以说:“至德的人,忘却自己,

无心用世；神明的人，忘却立功，无心作为；圣哲的人，忘却求名，无心胜人。”

尧让天下给许由，说：“日月都出了，还点什么炬火？应时的雨都下了，还用什麼人工灌溉？先生如为天子，天下立刻治平，我身居其位，而不事事，自觉惭愧，请把天下的重任让给先生。”许由说：“你治天下，天下已经平治了。我再代你做天子，我将图名吗？名者有虚无实。我将图点虚名吗？小鸟息在树上，所占不过一根树枝；大鼠饮河里的水，不过把肚子吃饱。你回去吧！我要天下没有什么用处，厨子虽不去烧饭，设席的和赞礼的终不去干涉樽俎，代厨子烧饭。”○以上证明：圣哲的人忘却求名。

肩吾问连叔道：“我听见接舆的谈论，空大而不恰当，虚远而不近情，使我惊疑不定，像观察天河，没有头绪可寻一样，又像门外和院内，相差极远，一点都不近人情。”连叔道：“他说些什么呢？”肩吾道：“他说：‘遥远的姑射山上，有一神人，肌肉皮肤像冰雪一般洁净，态度柔弱像一个处女；不吃世上的五谷，只吸风饮露；驾着云气，乘着飞龙，到四海以外去游行；她的精神凝结，所到之处，能使万物不坏，五谷丰收。’我所以当他在说诳，不去相信他。”连叔道：“可不是吗。瞎子不能看见有文彩的景物，聋子不能听见钟鼓的声音。岂但形体上有聋瞎，知识上也有聋瞎。现在你可以算知识上聋瞎了！神人的德，将要和万物混同为一，没有作为，而天下的人民自化，何用劳心去求天下治平呢？像这种神人，万物都不能损伤他，大水滔天不会淹死，大旱虽至金石熔化，土山焦枯，不会热毙他。粗贱的废物，犹能造成尧舜伟大的功业，他哪里肯以世物为务呢？宋国人贩殷制的冠帽到越国去，越人的习

俗：剪断了头发，赤身裸体，上面涂画着文彩，全不戴冠帽。所以殷制的冠帽，对于他们全没有用处。尧治天下的百姓，海内的政事既已平定，乃往遥远的姑射山上——在汾水的北面——去见王倪、齧缺、被衣、许由四人。看见他们逍遥自在，尧乃深深地反悟到不再劳心天下的事物，天下虽仍宗仰尧，可是尧认为他实在并没有天下。所以说：尧把天下都遗忘了。”○以上说：神明的人忘却立功。

惠子向庄子道：“魏王给了我些大葫芦的种子。我种了，结的葫芦极大，中间可以装五石的容量。可是，用来盛水，它的质料不坚固，举起就碎；分切成两个瓢，又平浅不能容多量的水。虽然大，可是没有什么用处，我所以把它击碎丢了。”庄子道：“先生实在不精于使用大的物件。宋国有一个人，会制搽了皮肤不皴裂的药。因为冬天在水中皮肤可以不皴裂，所以世世代代做漂洗布絮的生意。有一个客人听见这种药方，情愿出百金收买，宋人乃聚集了族人，共同商议道：‘我家世世代代以漂絮为业，获利极微，现在卖此药方，一天之内，就可以得到百金！就卖了吧。’客人既得此药方，乃献计于吴王。越国那时适逢有内难，吴王就拜他为将，冬天同越人水战，倚恃有此药，兵士的手脚没有冻裂之患，越人无此药，为吴大败。吴既胜了越，吴王封客以地。同一防皴裂的药，有的用了得封，有的仍不免漂絮，就是因为用的方法不同。现在，你有五石大的葫芦，何不用绳把它结成‘酒器’，缚在腰间，且可以浮渡江河，你反愁它里面平浅，容量太少，你的心思不太迂曲了吗？”○以上解释至人无己。

惠子向庄子道：“我有一棵大树，名叫樗。它的树干上木瘤盘结，凸凸凹凹，虽然用绳墨，不能使它直；它的小枝弯弯曲曲的，虽用规矩，

不能把它制成方圆的器具；放在大路当中，匠人都不去理会它。现在，你所讲的话，大而不适用，也和这树一样，是众人所共弃的了！”庄子道：“你不曾见过狐狸和野猫吗？蹲下身暗伏着，等候来往的鸡鼠；东跑西跳，不管高下，往往中了捕兽的机关，死在陷阱之中。旄牛身体极大，像似天边的一幅云，可是不能够捉老鼠。现在你既然有此大树，愁它无用，何不把它种在寂灭莫须有的地方，广大的野外，也可以在它旁边无所事事地盘桓着，在它底下舒适地睡眠着。既然对于人没有用处，自不会遭斧斤砍伐，也不会妨害别人，那末虽然对于人没有用处，也可以免于困苦了。”○以上说无用的用处。

齐物论

QI WU LUN



〔原文〕 南郭子綦隐机而坐，仰天而嘘，嗒焉似丧其耦。颜成子游立侍乎前，曰：“何居乎？形固可使如槁木，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？今之隐机者，非昔之隐机者也。”子綦曰：“偃，不亦善乎而问之也！今者吾丧我，汝知之乎？女闻人籁，而未闻地籁，女闻地籁，而未闻天籁夫！”子游曰：“敢问其方？”子綦曰：“夫大块噫气，其名为风，是唯无作，作则万窍怒呿，而独不闻之蓼蓼乎？山林之畏佳，大木百围之窍穴，似鼻似口，似耳似枅，似圈似臼，似洼者，似污者。激者謦者，叱者吸者，叫者譟者，突者咬者；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。泠风则小和，飘风则大和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，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？”子游曰：“地籁则众窍是已，人籁则比竹是已，敢问天籁？”子綦曰：“夫吹万不同，而使其自己也，咸其自取，怒者其谁邪？”

大知闲闲，小知间间，大言炎炎，小言詹詹。其寐也魂交，其觉也形开，与接为构，日以心斗，缦者窖者密者。小恐惴惴，大恐慢慢。其发若机括，其司是非之谓也，其留如诅盟，其守胜之谓也。其杀若秋冬，以言其日消也，其溺之所为

之，不可使复之也。其厌也如緇，以言其老洫也，近死之心，莫使复阳也。喜怒哀乐，虑叹变愁，姚佚启态，乐出虚，蒸成菌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。已乎已乎！旦暮得此，其所由以生乎？非彼无我，非我无所取，是亦近矣，而不知其所为使。必有真宰，而特不得其朕，可形已信，而不见其形。有情而无形，百骸，九窍，六藏，赅而存焉，吾谁与为亲？汝皆说之乎？其有私焉。如是皆有为臣妾乎？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，其递相为君臣乎？其有真君存焉。如求得其情，与不得，无益损乎其真，一受其成形，不亡以待尽，与物相刃相靡，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，不亦悲乎？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，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，可不哀邪？人谓之不死，奚益？其形化，其心与之然，可不谓大哀乎？人之生也，固若是芒乎？其我独芒，而人亦有不芒者乎？夫随其成心而师之，谁独且无师乎？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，愚者与有焉。未成乎心而有是非，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。是以无有为有。无有为有，虽有神禹，且不能知，吾独且奈何哉？

夫言非吹也，言者有言，其所言者，特未定也。果有言邪？其未尝有言邪？其以为异于轂音，亦有辨乎？其无辨乎？道恶乎隐，而有真伪？言恶乎隐，而有是非？道恶乎往而不存？言恶乎存而不可？道隐于小成，言隐于荣华，故有儒墨之是非，以是其所非，而非其所是。欲是其所非，而非其所是，则莫若以明。物无非彼，物无非是，自彼则不见，自知则知之。故曰：“彼出于是，是亦因彼，彼是方生之说也。”虽然，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，方可方不可，方不可方可，因是因非，因非因是。是以圣人不由，而照之以天，亦因是也。是亦彼也，彼亦是也，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，果且有彼是乎哉？果且无彼是乎哉？彼是莫得其偶，谓之道枢。枢始得其环中，以应无穷，是亦一无穷，非亦一无穷也。故曰：“莫若以明。”以指喻指之非指，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；以马喻马之非马，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。天地一指也，万物一马也。可乎可，不可乎不可。道行之而成，

物谓之而然。恶乎然？然于然，恶乎不然？不然于不然；物固有所然，物固有所可，无物不然，无物不可。故为是举莛与楹，厉与西施，恢恠憷怪，道通为一。其分也，成也，其成也，毁也。凡物无成与毁，复通为一。唯达者知通为一，为是不用而寓诸庸。庸也者，用也，用也者，通也，通也者，得也，适得而几已。因是已，已而不知其然，谓之道；劳神明为一，而不知其同也，谓之“朝三”。何谓“朝三”？狙公赋芋曰：“朝三而暮四。”众狙皆怒。曰：“然则朝四而暮三。”众狙皆悦。名实未亏，而喜怒为用，亦因是也。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，而休乎天钧，是之谓两行。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，恶乎至？有以为未始有物者，至矣尽矣，不可以加矣！其次以为有物矣，而未始有封也；其次以为有封焉，而未始有是非也。是非之彰也，道之所以亏也，道之所以亏，爱之所以成。果且有成与亏乎哉？果且无成与亏乎哉？有成与亏，故昭氏之鼓琴也；无成与亏，故昭氏之不鼓琴也。昭文之鼓琴也，师旷之枝策也，惠子之据梧也，三子之知几乎？皆其盛者也，故载之末年。唯其好之也，以异于彼，其好之也，欲以明之彼。非所明而明之，故以坚白之昧终，而其子又以文之纶终，终身无成。若是而可谓成乎？虽我亦成也；若是而不可谓成乎？物与我无成也。是故滑疑之耀，圣人之所图也，为是不用而寓诸庸，此之谓以明。

今且有言于此，不知其与是类乎？其与是不类乎？类与不类，相与为类，则与彼无以异矣。虽然，请尝言之：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。有有也者，有无也者，有未始有无也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。俄而有无矣，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。今我则已有谓矣，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？其果无谓乎？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，而太山为小；莫寿于殇子，而彭祖为夭。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，既已为一矣，且得有言乎？既已谓之一矣，且得无言乎？一与言为二，二与一为三，自此以往，巧历不能得，而况其凡